

■ 评 论

在技术时代睁开人类的眼睛

■ 刘 晓

日前，韩松的小说集《看的恐惧：韩松的异想世界》全新出版，书中收录的14篇代表作共同呈现了韩松独特的科幻写作风格。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科幻创作面对的是在技术时代生存着的人类生活状态本身。

幽闭空间

空间是叙事的重要维度，也是当代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维度。自20世纪40年代约瑟夫·弗兰克提出在现代小说中出现了叙事形式的空间化现象以后，空间形式逐渐成为判断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相较于其他文学形式而言，科幻小说具有更加鲜明的空间维度特质。无论是上天或是入地，空间都是科幻小说的趣味之所在。韩松小说中的空间往往呈现出幽闭的特质。收录于此作品集中的《天道》（1988）、《没有答案的航程》（1995）、《逃出仇山》（1996）、《地铁惊变》（2003）、《绿岸山庄》（2009）、《宇宙的本性》（2013）、《老年时代》（2013）等作品都涉及了幽闭空间的意象。作品中的宇宙飞船、地铁以及无法走出的仇山都一度构成了带着诡谲色彩的幽闭空间。

这样一系列空间的书写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哪怕是在宇宙航行之中，比起辽阔无垠的宇宙，飞船这样一个幽闭空间构成了作品中的意识体能够最为直接感知到的空间。飞船、地铁或是仇山，无一例外的都是人造物或者技术物。正是在这些技术物之中，意识体失去了它的真正对象，从而产生了失能的感觉。在《没有答案的航程》中，苏醒的生物与它的同类因为忘记了操纵方法而无法与飞船互动；在《地铁惊变》中，绝大多数乘客都安于在自己所处的车厢里静观事态的发展；在《逃出仇山》中，所有的呼喊在这里都不会得到回答。而这样一种人被囚禁在人造物之中的情形，是作为小说家的韩松对于现代社会本质的洞察。

结合韩松的创作观和心路历程不难想象，小说中的诸种意识体在技术物中失能的确切感受是一种巨大的时代隐喻，他们醒来时就发现自己乘上了一辆快车，面对的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技术世界，也不知道这趟车将驶向何方。这样的感受是具有典型的时代印记的。事实上，现代人周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人造物，但往往在一种理所当然的想象中，人会误以为与人照面的只是人自身而已。韩松小说中这些幽闭空间的存在恰恰揭示了这些意识体将一种与虚假本质的照面当作唯一的真实，从而将自身陷溺于难以逃脱的牢笼之中。

嵌套纠缠

韩松的短篇小说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经常是分立的，而且个体的孤独往往是由他们自己的选择而导致的。作者没有预设角色的性格特质，而是在一个个特殊的科幻情境之中演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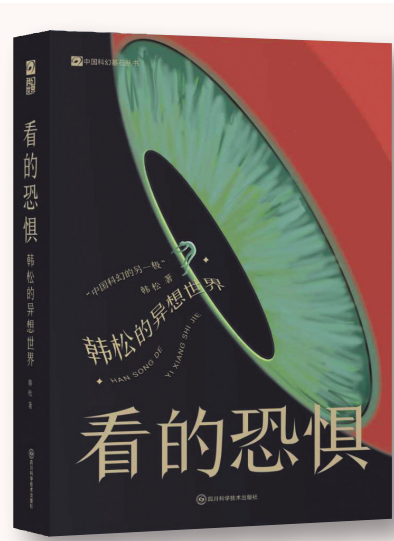
了情节的不可控性。如果说萨特笔下 的死者绝不可能逃出他们的“地狱”，那么韩松却给了自己笔下这些处于科幻式牢笼中的个体一丝顿悟的生机。在《逃出仇山》中，主角韩愈以顿悟的方式从一层层的嵌套叙事中醒来。每到下一层之中，个体就能逃脱出上一个叙述层的困境与枷锁。然而，个体真的能在这样的顿悟中获得解脱吗？那些所做过的选择不会成为心灵上的枷锁吗？这是韩松留给读者的疑问。

在这种叙事结构之中，韩松为读者演绎的也是心灵与物质的嵌套纠缠关系。个体的顿悟是以脱离作为共识的现实为条件的。《绿岸山庄》将宇宙的“荒谬性”作为真理加以阐释，从而消解了人们对于宇宙的敬畏心以及对于共识的认同。当叙述者的弟弟从星际航行中归来时，叙述者眼中的他是时隐时现的。这种超越常识的存在方式也只能在心灵与物质的嵌套关系中得到解读——当叙述者所在的宇宙与弟弟所处的宇宙不相容的时候，弟弟也是不可见的。《绿岸山庄》与《天道》这两篇涉及星际航行的文本都有对于共识消失、意义消解以后的社会的描述，踏上宇宙航行的人们也不会被人类社会所认同和理解。这也是孤独的个体所必须面对的“现实”的一部分。

看的恐惧

“看的恐惧”其实也是收录于其中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小说描述了额头上另外长了8只眼睛的婴儿的诞生，通过仪器，人们发现婴儿眼中的世界是一片混沌的白雾。有人猜测这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小说中还存在一种猜想，婴儿是被设计出来的某种仪器，它是专门用来测试这个世界的。尽管小说中的父母断然否定了这种猜测，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沿着这条线索往下思索。所谓世界的真面目，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在技术加持下，人们对于世界愈来愈丰富的认识呢？而这种认识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将会被还原到混沌之中？《庄子》中有“混沌开七窍而死”的寓言。而这个额外开了“八窍”的婴儿却复归于混沌，触碰到世界的真实。与其说触碰真实，不如说作者在这里悬置真实。

小说中，婴儿以外的旁人并不是通过直接的视觉感官而是通过电子屏幕看到混沌的。将屏幕上的信息等同于真实是第一重迷障，这是在轻信视觉技术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其



《看的恐惧：韩松的异想世界》，韩松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8月

次，婴儿的眼睛如果意味着对于不同视觉信息的接收，那么这个婴儿与通过各种屏幕深入线上生活的网络世代的年轻人无疑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不眠不休，他们对于信息的快速获取，以及他们对于常人而言的“怪”也就能得到解释。小说末尾出现的一大群额上长眼的孩子也能从这个隐喻系统之中得到解读。他们是一群处于联网状态之中的婴儿——也是在此意义上，他们才能给只有双目的常人带来恐惧。如果这一群婴儿在结尾不出现，故事就会发展为只有双目的常人对于他们手中这个多眼婴儿的阉割了。

小说的第二重迷障在于，睁开了10只眼睛的新世代就能看到真实吗？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有勇气直面世界的孤独个体暂时找到了同伴。因为“看的恐惧”从来都是针对那些没有勇气“看”的人而言的。韩松在接受采访时谈道：“当时我的灵感就是希望写一个长满了一排眼睛的婴儿……取名为‘看的恐惧’，你可以

理解成恐惧看到的世界，或是恐惧用一排眼睛看世界，也可能是这个婴儿就是恐惧本身，这些理解都兼而有之，主要看读者的理解。”从小说的内部逻辑来看，多眼婴儿们所面对的技术世界无疑是信息渠道更丰富，信息内容更杂乱，真实化为虚无的混沌之地。但是这个新世代能够通过拥抱混沌的方式克服孤独与恐惧吗？小说中并没有呈现乐观的前景。

“看的恐惧”的另一个来源在于，韩松的作品总是快速地从日常世界过渡到隐喻世界之中。短篇小说《地铁惊变》是从韩松的长篇小说《地铁》中“惊变”这一节改编而来。最显著的一处改动在于，短篇版本删去了“这些世界，都是从一个不可言状的大脑里，构想出来的”。也即作者或编者决定保留“惊变”这一叙事过程所带来的真实感。借助爬出车厢的小寂的视角，读者看到了许多车厢中的奇观。如果将这列行使中的地铁想象成快要失控的技术世界，那么究竟是什么在主宰它的前行呢？这个问题恰恰是作者让渡给读者的留白。将读者从日常情境快速地带向存在之思，恰恰是韩松作品在恐惧层面最重要的呈现。

如果我们想要在韩松的小说里找到“世界的真实面目”或是“存在的意义”，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或许正是技术社会所导致的普遍境遇。在韩松的小说里，周遭世界都可以是虚假的，在怀疑以及对于怀疑的怀疑之中，唯一可靠的只有望向深渊里的那一瞥。

（作者系武汉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

■ 新作快评

科幻如何为历史小说“破局”

■ 范轶伦

中国历史小说的写作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21世纪以来，高阳、唐浩明、赵赵、马伯庸等小说作家的学识与史才激发过无数读者的想象力，亦让诸多史学研究者赞叹，这也对下一世代的作者提出了挑战。而科幻的介入为历史写作打开了全新的时空维度，青年科幻作家海漭与分形橙子携手创作的《龙之变》，正是历史科幻小说的新尝试。

数字技术发达以及多媒介融合的今天，层出不穷的游戏和网文创作，贡献了许多开掘历史文化资源的有趣设定。在不同形式的本土历史推想创作当中，想象力、故事性有了摆落知识时限、自由发挥的空间。作为“推想机制”的不同设定，让作者得以自由地提取、转化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龙之变》中，人与龙族千百年来和谐共生的设定，便是这样一种推想机制——既延续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也与现代生态理念所契合。以这一理念审视历史，许多悬而未决的谜团便有了全新的解读，而这些事件的主角，不仅是文明进程的推动者，更与龙族一样是“万物之灵”，促成了世界万物的和谐共生。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人类破坏了水文生态，龙族势力衰微，地球恶灵“吞噬者”则借机发展壮大，一场危机爆发在即。在人—龙设定之下的中国历史里，写作《水经注》的酈道元及其后辈酈道，炼神通灵、与龙为友，开启了一场从北魏延续至21世纪的“寻龙之旅”。

酈道元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教科书对其《水经注》的成就赞誉有加，然而《水经注》以外，他的一生却并不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现有文献来看，酈道元从小即有强烈的水文地理兴趣，致仕之后以刚正严明著称，甚至被政敌冠以“酷吏”之名。在《龙之变》中，面对平行的“科学家”和“官吏”形象，两位作者以虚构之力弥合历史记载的缝隙，将之融

为一体。小说中提到，酈道元“遍访山川河流，世人只知他在为《水经》做注，却无人知晓他也在寻龙”。这样的历程，和他一路为民请命、与恶势力斗争的人生相应。在和“吞噬者”斗争失败，死于乱兵之中后，酈道元迎来了“回归神识”的命运。在人类社会与水灵世界双重维度的呈现之下，酈道元的人生终得圆满。

与祖辈悲欣交集的结局不同，时间线的另一头，《龙之变》的真正主线，则是当代徒步爱好者酈逍寻找自我与价值的故事。酈逍的父祖两辈皆为青海地区的地理学工作者。从少年时期的叛逆到青年时期的内省，技术受到了社会和前辈的善意之后，继承父志扎根高原，在青海从事生态保护工作。因缘际会，他经历了与先辈酈道元相似的奇遇，也从此肩负了重任。小说中酈道元归天的情节之后，就是酈逍与龙族通灵，协同中国军队联合对抗吞噬者的章节。历史与现实互为镜像的双线叙事，以血脉为锚点，交织出跨越千年的亲情、超越物种的友谊，更是一份贯穿光阴的责任传承。

如果说历史原料是小说的血肉，那么串联起这一切筋骨的正是科幻的想象力。该书最为出彩的设定莫过于对“龙”这一神秘生物的“解密”。两位作者作为资深“龙迷”，此前已经创作过关于龙的作品，一步步将传说中缥缈的“龙”赋予日渐清晰自洽的科学肌理与生命形态。许多科幻小说往往通过虚构全新的理论或物理现实（比如创造一种新元素）来构建世界。与此不同，该书作者却选择了另一种方案：书中的“龙”拥有完整的生物学机制，其运作原理甚至可以用中学知识来解释，这种“大巧不工”的处理方式反而让幻想生物显得格外真实可信。通过科幻的“陌生化”手法，作者将神话中的生物置于科学的显微镜下，用已知解释未知，让神秘变得可解，最终实现了

从陌生到熟悉的认知转化。这种基于常识却又超越常识的设定，恰恰体现了科幻文学最独特的魅力。

《龙之变》高潮部分构想的人龙合力大战吞噬者的场景，又被巧妙地收纳进入“水循环”的底层生态逻辑之中。这一设计不仅展现了万物相生相克的古老中华智慧，更暗合了生命循环的永恒主题。当悲壮的战斗落幕数年之后，酈逍途经长江上游与中游之分界，瞿塘峡北岸时，“看到一只形似四脚蛇，几近透明的小生物欢快地溅起一朵水花”。科幻元素与拈花一笑的佛家机锋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天地循环，毁灭即新生”。科学与幻想的精妙平衡，在此显相。

作为历史推想的新锐之作，《龙之变》也存在着一些遗憾，如全书最后的大决战有情节推动过快、“知识点”过于密集之嫌。此外，小说中有颇多可以深入挖掘的“思想实验”都未及展开，如第七章曾借少年酈道元之口揭出“天地不仁—上天好生”和“特殊—普遍”两个贯穿人类文明史的经典议题：“其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鹿皮仙为何要救人？其二，既已救了，为何只救本族之人？其他万人就该死么？”酈道元这里表现出的深邃洞见，似乎并未在作者描写“反派”吞噬者，以及只保本国利益的某些配角身上呈现，人物形象依然存在脸谱化的问题。

《龙之变》是由两位作者历时数年合力撰写而成，这种长篇小说合作的难度非同一般。如此看来，小说对反派异类特质着墨不够，少年酈道元发现的救世“悖论”未在后文得到充分展开等问题，也许是难以避免的取舍与兼顾问题。好在海漭的想象力与分形橙子对长篇的掌控力融会无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位作者定会在日后的创作当中，秉承“寻龙”精神，为我们贡献更加丰满生动的精品。

（作者系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新书推荐

吴岩、姜振宇主编，《中国科幻论文精选》，光启书局，2025年11月



该书编选收录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中国科幻学术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文37篇，呈现了一张中国科幻理论的历史发展路线图。该书以早期出现的科幻研究、当前的科幻研究、跨学科专题为三大类分编，同时兼顾科幻理论、中国科幻史、科幻批评三个维度，所选作者均具有鲜明的学术风格，所涉研究对象包括从中国科幻的发轫时期直至21世纪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文化现象，清晰呈现中国科幻研究的重要发展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

杜雨、王谟松著，《人形机器人：技术、产业与未来社会》，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2025年9月



该书梳理了当前社会人形机器人在机械、电子、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下的精密构造，聚焦于AI大模型如何赋能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控制，以及执行器、传感器等关键硬件的技术突破与革新。作者尤其剖析了人形机器人在医疗、养老、工业及家庭服务等场景的应用潜力，同时探讨了其引发的伦理、法律与社会治理挑战。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对未来科技充满好奇的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把握智能机器人技术发展的脉搏。

陈楸帆著，《剥海》，花城出版社，2025年9月



《剥海》是陈楸帆继《荒潮》12年后推出的长篇科幻新作，延续“岛屿”主题，聚焦气候危机与技术迷思。21世纪中叶，地球因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陷入生态崩溃，科技巨头打造的人工岛“翡翠岛”成为COP42气候大会举办地，看似是文明希望，实则暗藏阴谋。中国南方少女新星为追寻患阿尔茨海默病外公的记忆，也为揭开参与项目的海域秘密，踏上前往翡翠岛的旅程。在这里，各方势力博弈，虚拟与现实交织，数字幽灵与“疯癫智能体”浮现，一群少年在危机中探寻真相，索求人类文明的存续之道。

■ 关 注

《江南》杂志从2024年第5期开始为配合刊物每期特定主题，制作了AIGC系列宣传短片。2025年第3期“非常观察”栏目是由华东师范大学黄平教授主持的《八大AI模型大比拼》，2025年第4期推出“科幻小说专辑”，《江南》以一系列举措从实践层面持续探索“AI时代文学期刊何为”这一命题。事实上，《江南》的办刊理念始终强调显豁的跨界意识，而与跨界意识相对应的，是其同样引人注目的文学“革命性”追求。第4期“科幻小说专辑”值得关注的价值也恰在于此。

本期“科幻小说专辑”涉宝树、段子期、萧颀、林戈声、修新羽、池上、梁宝星、程皎旸、肖达明、游者、吟光、王苏辛、吴清缘13位作者，共12篇科幻小说作品，而专辑“编者按”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暗示”：“12篇科幻小说中，有2篇为素人与DeepSeek和夸克人机合作而成……”换言之，“科幻小说专辑”又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文学“狼人杀”。我最初了解到这个专辑，也是因为有学生微信发来相关小说寻求“解惑”。正是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种新的文学趋势可能正在悄然发生。

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年初因DeepSeek的正式上线，包括晚近ChatGPT、豆包、腾讯元宝等智能工具的广泛运用，AI写作的合法性，以及人机协同的可操作性，无疑是上半年文学界的“爆款”话题，但就我个人所见，话题虽颇受热议，但到底还是多停留于“遐想”阶段。因此，《江南》第4期“科幻小说专辑”更为关键的指向，也许并非“合作者”身份的浮出水面，而是借由作品个案对这些无尽的“遐想”进行检视与再思考。

梳理“科幻小说专辑”的12篇小说，它们共同的聚焦点不在于“未来”的遥不可及，而是“未来已来”，以及我们的文学创作怎样应对“已来”的“未来”。现如今，从文学角度出发对人工智能与AI写作的观察，之所以频频暴露出言不及物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相应书写者、讨论者依旧将“未来”视作割裂于“当下”的存在，这也同我们关于AI写作（包括科幻文学）的终极期待背道而驰。《江南》编辑部策划“科幻小说专辑”显然有意对相应观点进行纠偏，如专辑首篇宝树创作的《未来故事》，其人事纠葛发生在“未来”，一种名为“脑伴”的个人智能助理代替形形色色的AI系统，成为人类进行信息处理的主要工具。也是在此特殊“时刻”，叙述者“我”回忆起多年前读到的《未来故事》，而“我”借由作品联想到作者谢望舒并发问：“这个叫谢望舒的作家，他怎么样了？他曾经畅想过那么多个未来，当未来真正到来之后，特别是当否定了他这个职业存在意义的未来到来之后，他如何去接受这个事实？”这篇小说的叙事逻辑也是在此基础上展开。饶有意味的是，《未来故事》里“我”的发问，也在专辑其余11篇小说当中有着或隐或显的回应。

文学期刊的“跨界意识”与对文学“革命性”的追求，最终还是回归“我们所处时代怎样进行现实书写”的问题。具体到这一期科幻专辑的作品，段子期和萧颀的《倒悬海》、程皎旸的《痞胎战士》引申出的是对“家庭”母题的观念再造；林戈声的《风中何所有》、梁宝星的《陨落》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潜在困境；池上的《台风眼》突出的是对历史记忆的溯源与重置；肖达明的《默契》反照当下社会的秩序结构；宝树的《未来故事》、修新羽的《机器引导自由》、游者的《米知道答案》、王苏辛的《残章》聚焦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微妙关系；吟光的《海上舟之江南游人》、吴清缘的《缪斯》则是意在昭示科技发展进程中屡遭忽视的诗性经验。在“科幻”的外衣下，“科幻小说专辑”更深层次的指涉是以别样视角勘探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动态关系，进而探寻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同时又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基准的书写方向。

而“科幻小说专辑”内嵌的文学“狼人杀”模式，或许也是在重建写作者、文学刊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当下时代语境中，文学从业者愈发需要思考：我们的文学为何需要读者，我们的文学又需要怎样的读者。《江南》通过“合作者”身份竞猜等方式邀请读者进入到“AI时代文学创作”的具体讨论中，并丰盈相关讨论的广度与深度。基于“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倡导，此类形成多方深度互动的编辑策略略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在与《江南》杂志编辑的交流中，我得知“科幻小说专辑”中两篇人机协作的小说并非一蹴而就的，相反，作品需要作为写作主体的“素人”对布满“AI气息”的文本反复修改与打磨，这也意味着“未来已来”的“AI写作时代”仍存在诸种局限，“人的文学”能否得以彰显最终还是取决于每一位怀有文学抱负与文学温度的写作者。而相较单向度支持或是否定“AI写作”，更要追问的是，以“科幻小说专辑”里人机合作产物所隐含的“裂缝”为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应怎样形成有效的经验呈现与现实表达，又应该如何以此重新界定文学的内涵、形态与边界。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靛灵著，《任意车站》，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9月



《任意车站》是科幻作家靛灵的中短篇幻想小说集，收录7部作品，含3篇首发新作。以“心念为轨、去往任意世界”的车站为意象核心，串联起极地寻春、星际矿工、时空盐桥等奇幻旅程。故事主角多为女性，在酷寒冰原、异星荒野、未来都市中，直面资本算法、文明冲突与亲情羁绊。文本融合科幻元素与传统文化，既书写普通人的尊严与坚守，也探寻逃离与启程、治愈与成长的深层命题。小说兼具文学性与现实关怀，带领读者暂离现实桎梏，在奇幻世界中重拾审视自我的勇气。